

真人在場

上周，我在永樂戲院看了廣東粵劇院的「全武行」專場，是澳門難得一見的演出。這是廣東粵劇院「小武」黃春強從藝三十年全武行折子戲專場。去年在同一劇場看過黃春強的《大鬧獅子樓》，他把武松的悲涼與憤怒的情緒，盡數激盪於和西門慶的高難度對打中——二人分立於倒置的桌腿上，拳來腳往，穩、準、狠、脆、颯。

後來見到黃春強，我問他《大鬧獅子樓》是否跟京劇老師學的？他笑稱是。

移師澳門的「全武行」專場，除眾星捧月的黃春強外，《大將衛青》《扈家莊》《三岔口》《戰冀州》《蘆花蕩》等折子戲也讓我們看到廣東粵劇院武戲演員的風采。

我由衷地敬佩戲曲演員，台上一分鐘，來自私下裏的一萬次練習，千錘百煉方能登台。梨園行說「文戲演員的嘴，武戲演員的腿」。前半句易理解，是曲不離口；據說武戲演員少有兩腿同時着地的時間，因為一條腿總是在「耗」着練功。

我們仍願走進劇場，是因為舞台上的表演無法被預先算定。唯一可以預測的是，不專注於苦練的人，就無法在舞台中央立足。演員作為真實的人，或許這一場的抬腿動作和下一場抬腿的高度不一致，甚至無法避免失誤……而所謂舞台經驗就是靠一次次真實的演出，加上對觀眾實時反饋的思考，得以積累。

黃春強是一位勤奮上進的演員。專場有一齣《活捉張三郎》（註：粵劇作《活捉張三郎》，京劇多稱《活捉三郎》），黃春強飾張文遠，以丑角應工；由武生跨演丑行，可見他不以行當自限，而是有意拓寬戲路。活捉三郎的劇情，是《水滸傳》烏龍院故事的後續，講述閻惜嬌因私通張文遠被宋江殺死，死後念念

不忘張文遠，化作鬼魂活捉張文遠，雙雙赴黃泉。

不少劇種都有這齣戲，情節雖簡單，卻極考驗演員。飾演閻惜嬌者須聲色技藝俱全；尤其與張文遠並肩共舞時，一高一低、起伏相應的身段，皆須嚴絲合縫，方見旦角做工戲的功力。

《活捉三郎》實為悲劇。閻惜嬌無論為人還是做鬼，對張文遠都是一往情深。她被愛情蒙蔽了雙眼，看不清張文遠風流成性的本質。死後最大的放不下，還是張文遠，她甚至從未懷疑過張文遠對她的感情。

我看過京劇《活捉三郎》。做了鬼的閻惜嬌依然嬌艷，這不正是廣東話說的「鬼咁靚」嗎？閻惜嬌是飄着出場的，表現鬼魂行路的魂子步，是戲曲的功法。飄飄盪盪的鬼魂，由遠而近，那一聲聲「三郎」的呼喚，悽楚中盡是思念，未見其人，聞聲已覺心酸。

晝夜叩門，門內門外對話。張文遠門內問一聲「是哪個？」閻惜嬌既幽怨又甜蜜地在門外說：「是奴家！」可惜張文遠哪裏還記得閻惜嬌。他一聽是女聲，便急吼吼把可能的相好名字猜了個遍，此時觀眾對閻惜嬌的同情是層層加碼，終是意難平！

張文遠的角色是丑行，觀戲者不可用容貌的美醜或是「醜陋」去定位人物；丑行角色並不等同於反面人物，這是門複雜的學問。簡而言之，讓閻惜嬌愛得如此放不下的張文遠，在這齣戲的情感邏輯中，不應被理解為容顏醜陋之人。中國戲曲的行當劃分是寫意的，丑行之「丑」主要是藝術化的行當標記，並不等於外貌醜陋或品格低下，而是以表現大美的追求為最終方向。張文遠的「丑」，也不是和現實畫等號的「丑」。演員的表演是他對這個行當理解與思考的呈現。

鬼戲與舊人

一齣粵劇《活捉張三郎》，使我想起母親談起過的梨園往事。

《活捉三郎》是鬼戲，上世紀五十年代曾一度被列入禁演劇目。彼時，媽媽所在的京劇團位於雲南地界，有一位叫戎伯銘的男旦演員，拿手戲之一便是《活捉三郎》。他飾演的閻惜嬌「蹣跚」，遵循更古老的舊戲扮相——「鬼」的裝扮，據說化完妝他自己都不敢照鏡子。他一出場，台下看戲的孩子就被嚇得哇哇大哭。

彼時劇團還有兩位年輕的旦角台柱子，其中一位叫張艷玲，天賦條件極好，是祖師爺賞戲飯吃的一類。據說張艷玲七歲在家門口看外來的戲班演出，身高大概僅及戲台台口的高度。孩子每天扒在台口看戲。台上唱戲的，就是後來成了她師父的人，看到台下總有一雙靈動的眼睛隨着台上人物轉。幾天後，戲班結束當地的演出，和孩子父母一說合，她便跟着戲班走了。光陰荏苒，十年學藝滿師，她一到劇團就是主角。

一般來說，有本事的人往往有脾氣。有本事而沒脾氣是修行，這樣的人幾近佛。張艷玲年紀輕輕成了角兒，她還未來得及修行。她不善圓融周旋，人緣不佳，團裏人都說她脾氣大。扮相好，身段佳，武功也好。她演《霸王別姬》，用的是一對鋼劍，舞起來颯颯生風。因為從小就在戲班學習，文化水平不高。每排新戲，張艷玲就找媽媽教她讀劇本認字。

因當時的戲曲改革，男旦戎伯銘不再登台，改為在後台幫忙，為張艷玲「打片子」（旦角化妝的程

序）。媽媽說，戎老師是有本事而沒脾氣的人，永遠笑呵呵，沒見過他着急。每逢演出前，張艷玲總在後台大嚷，「戎老師，快給我打片子！」

後來張艷玲嫁給雲南一位名旦的琴師，按說二人郎才女貌，該是極為登對。然而，婚後丈夫出軌，使她深受打擊，精神狀態失常，無法唱戲了。

在那個特殊時期，不少人受到牽連，因種種原因被下放或入獄者的名單，被逐一公開宣讀。人們眼中已經瘋癲的張艷玲坐在窗台上，聽到念出的名字，便邊哭邊說：「他是好人！」再聽到下一個名字，又哭着說：「他是好人！」

過了不久，劇團的人聽說張艷玲死了，死因不明。就在張艷玲死後的第二年，她的琴師丈夫有一天在食堂打飯，忽然倒地身亡。而這一天正好是張艷玲的周年忌日。這一巧合在劇團人口中被附會為現實版的《活捉三郎》。

曲終人散，梨園舊事卻仍然鮮活。



▲粵劇《活捉張三郎》中，黃春強與李鈺淇同台對演。廣東粵劇院公衆號

為了人與書的相遇



黛西札記
李 夢

上周出差北京，到訪朝陽大悅城。中信出版集團首家旗艦書店，上月在此開業。早已在社媒平台見到不少討論，而真正置身於店內，才更明白其「城市文化生活社區」的定位，如何借由選品、展陳與空間設計，呈示在讀者眼前。

見過太多「網紅書店」：商家深諳網絡時代的宣傳邏輯，透過大量的人造打卡點和社媒平台的議題設置，吸引讀者到店。然後呢？大部分訪客好奇到此一遊、遊完了事；而那些真正愛書的讀者，在店內左看右看上看下看，卻根本找不到願意翻閱乃至買回家收藏的好書。

再看一組數字：全國民營實體書店數量，從二〇一九年的近三萬間，降至二〇二四年的不足一萬七千間，短短五年減少近半，相當一部分便是曾標榜顏值的「最美書店」。究其原因，固然有電商衝擊、租金高企等，但更根本的問題在於：許多書店從一開始就把「顏值」當成了全部，書反而成了陪襯。

在此背景下，中信出版集團旗艦書店的亮相，令人矚目。三萬多呎的空間，由建築師王輝操刀，把閱讀、文創、咖啡、親子、展演等功能編織在一起。在實體書店不景氣的當下，這間書店的登場絕非逆勢，而是圖書零售業在經歷十數年調整轉型後，濾去浮華、朝向本真的一次真誠探索。

店內四萬種、十萬冊圖書，分區呈示，卻不拘泥於傳統書店分類，更關顧讀者在店內漫遊及體驗的感受。從藝術文學到歷史社科，還有旅行、美食、家居和自然博物，選書邏輯並不求全，而重在為到店的你我拆解日常生活的生動可愛，鋪陳創意與靈感。店內定期策劃展陳：「藝術盒子」專區不定期更換主題；「跳島Studio」探索播客節目與書店空間的融合；「品讀北京」專區注重書店與在地文化的互動；不同主題的書展在店內不同角落各自綻放，再與咖啡、文創、手作體驗等互為映照，共同構造一片關於當代生活的實驗空間，不乏溫度和活力。

臨別時，見一位皮膚黝黑、衣着樸素的老者，在書架前駐足翻書良久。暖光下，那情景讓我久久難忘。一間真正有生命力的書店，本質永遠是選書的品質、對讀者的關顧，以及讓人與好書相遇的執著。



自由談
琦 垚

自由談
琦 垚

喜見深紅四五枝

這個秋天，想去看看紅蓼。

「十分秋色無人管，半屬蘆花半蓼花。」如果說蘆花讓秋天變得詩意悠遠，而那枝枝下垂的紅蓼花則讓秋天變得溫暖可親，喜氣盈盈。

蓼花的紅是明媚的，亮麗的，但蓼花的姿態卻是謙卑素樸的，它的樣子，會讓人想到成熟的高粱穗、稻穀穗、麥穗，甚至是狗尾巴穗。對了，蓼花還被稱為狗尾巴花。的確形象生動，但也看出來蓼花的低調，和人們對它的喜愛。是的，蓼花就是這樣明麗、溫暖、喜氣、謙卑、家常，和人們走得很近，頗具人間煙火氣的一種植物。

而蓼花的來處卻十分久遠。《詩經》中就有它的身影了。「山有喬松，隰有游龍。」游龍便是蓼花。水草豐茂的河邊，抑或田埂上，溝渠邊，村莊的路口，人家的院子裏，開開落落，落落又開開，周而復始，明麗了幾千年，而依然在溫暖着人們。



英倫漫話
江 恆

英倫漫話
江 恆

這段文字來自於十八世紀英國自然作家吉爾伯特·懷特的日記，它被收錄在由他所著的《塞爾伯恩自然史》中，該書用質樸、率性的書信文體，以塞爾伯恩當地的天氣、鳥類、昆蟲、樹木等的年度變化為線索編織而成，自一七八九年首次出版以來從未絕版，迄今仍是英語世界裏著名的自然文學作品之一。位於英格蘭漢普郡的塞爾伯恩，正是懷特的家鄉，在他的筆下被描繪得如同優美的畫卷，充滿田園牧歌般趣味，是許多自然愛好者的朝聖地。

這本書之所以成為經典之作，在於寫作風格新穎獨特，飽含深情，將學術知識與日常觀察巧妙地結合起來，並且他的很多心得體會都得到了後世科學家的認同。好奇心就是一切，懷特每天都像苦行僧一樣記錄溫度、風向和天氣狀況，然後寫下自己對周圍自然世界的評論。同時還會提出一些有趣的設問，比如，「燕子是飛往南方過冬，還是在洞穴裏冬眠？」「如果你把一隻烏龜放進一碗水裏會發生什麼事？」如此一來，他便將自己錨定在時間和空間之中，他本身也成為了一件具象化的文學藝術品。

懷特忠實記錄了蝴蝶和蚯蚓等常見動物。例如書中寫道，蚯蚓是「自然鏈中微小而卑賤的一環，但看來也是植物偉大的助長者……鑽

天涼好個秋，這好裏也有蓼花的好。你看「秋到梧桐我未宜，蓼花何事已先知。朝來數點西風雨，喜見深紅四五枝」，蓼花一開，那蕭瑟的秋景裏又神采奕奕了，那薄涼的氛圍裏有了絲絲縷縷的暖，像大地低眉斂目時那抹暖融融的笑意。

然而，這樣謙卑溫煦的蓼花，也有着它獨特的性格和所堅守的生命氣質，或者可以說它是屬於外柔內剛的類型。蓼花的性情其實是剛烈的。

紅蓼的莖稈和葉子，有着辛辣的味道，從前的鄉下人家常用來驅趕蚊蟲。看人寫蓼花的文章，寫道過去做醬豆，用一把紅蓼的枝葉蓋着，可以防腐，並驅蒼蠅蚊蟲。等到醬豆可以吃時，紅蓼的枝葉也都落盡了醬豆裏，醬豆的幽香裏又多了一股清香。

很想試着做一做。小時候，家裏也常做醬豆，蒸一鍋饅頭，搭配着醬豆吃，很美味。長大成家後，我自己也做醬豆，每次都

懷特眼中的奇異世界

「星期日，冰冷的露水，陽光，美好的天氣。西北風吹走了最後的燕子，烏鴉從我的樹上叨走了核桃，美麗的秋天已然來臨。屋子裏開始感到一絲寒意，在客廳裏生火，夜空中的北極光火紅而遼闊。」

當然懷特最大的興趣還是鳥類，每年他都會觀察雨燕和紫燕何時到來、何時開始築巢、何時雛鳥孵化以及何時離開。他是第一個記錄雨燕在飛行中交配的人，也是第一個觀察到牠們飲水的人。他區分了三種不同的柳鶯，並注意當地丘鵲的數量正在急劇減少。他記錄了紅翅鵲和田鵲的到來日期，並思考田鵲為何選擇在地面棲息。他還醉心聆聽風吹過啤酒花架和豆架的沙沙聲，以及屋簷下燕子的啁啾聲等各種聲音。

他最喜歡的鳥是夜鷹，由於其是夜行性鳥類，通常只能在黃昏時分，也就是日光最後半小時才能見到，又稱牠為「靈動的貓頭鷹」，因牠那如同鋸木廠般的鳴叫聲能傳到很遠的地方。有一次懷特記錄道，一隻夜鷹在他家的屋



會放點切碎的青辣椒。這樣做出來的醬豆就有一股清香。如果把青辣椒換成紅蓼，味道相信也是不錯的。

其實，《本草綱目》早有記載：「古人種蓼為蔬，收子入藥。故《禮記》烹雞、豚、魚、鰾，皆實蓼於其腹中，而和羹膾亦須切蓼也。」紅蓼可作蔬菜，成熟的蓼子可作烹煮食物的調料。

蘇軾有一詞《浣溪沙》，是他「元豐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，從泗州劉倩叔遊南山」時而作：「細雨斜風作曉寒，淡煙疏柳媚晴灘。入淮清洛漸漫漫。雪沫乳花浮午盞，蓼茸蒿筍試春盤。人間有味是清歡。」一直很喜歡最後一句，現在恍然發現原來紅蓼也在這清歡之中。

這又是紅蓼家常、謙卑、素樸、清淡的一面了。

紅蓼還可以用來製作泡柿子。這是要它亮烈辛辣的性子來滲透柿子的酸澀。剛摘下

來的柿子又澀又麻，但和紅蓼一起待一段時間，再吃起來就會清脆甜甜。

看了一段視頻，是用開花的紅蓼穗做酒釀。摘下一枝枝紅蓼花在石槽裏磨碎，把大米也磨碎，兩者和在一起，團成一個個圓球，擱在松針上，上面再鋪一層松針，讓它們在陰涼處慢慢發酵。這又讓我驚訝了一番。興致盎然地又去查資料，原來古時江浙一帶常用蓼屬植物作為釀造米酒的酒麴。《天工開物》中亦有記載：「用辣蓼末五兩、杏仁泥十兩和踏成餅。」紅蓼的故事可真多呢，帶給人一重又一重的驚喜。

本子上抄了一些紅蓼的詩句，「秋色在何許，蓼花含淺紅。」「秋波紅蓼水，夕照青蕪岸。」「老作漁翁猶喜事，數枝紅蓼醉清秋。」也許天漸漸涼的緣故，紅蓼的明麗溫暖總在眼前晃着，忽然覺得它竟像一位老友那般親切。找一個好天，是時候該去拜訪紅蓼了。